

# 输出式学习:打通知识到素养的关键路径

江苏沭阳如东高级中学 许大成

培育核心素养,是国家深化课程改革的根本方向。但核心素养不可直接传授,只能在真实情境的探究、表达与问题解决的输出式学习中生成。当前,由于受“教知识、记知识、考知识”传统教学观的影响,中小学课堂教学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输入量决定输出量”“重输入、轻输出”的倾向,这种现状与核心素养的形成机制明显脱节。因此,倡导和推进输出式学习,引导学生多表达、多展示,多应用、多创造,在解决问题中内化知识、发展思维与能力,有助于打通从知识到素养的“最后一公里”,开辟出培育核心素养的关键路径。

## 一、输出式学习的内涵

北京第一实验学校校长李希贵曾讲了一个教学案例,同是教学小学二年级《大禹治水》(上),有两个学习场景。场景一:回忆与再现。按照下面提示,讲讲“大禹治水”的故事。洪水使人们生活痛苦;鲧用筑坝挡水的办法,没有治好洪水;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禹用疏通河道的办法,带领人们治好了洪水。

场景二:问题解决与创造。你的同桌因为生病误课了,而且他的语文理解能力一般,请你录一段音频,给他讲一讲《大禹治水》的故事及作业,让他能够和班里的其他同学一样掌握课堂教学的要求。

虽然两个教学场景可以有多种解读,但共同点是学生都运用了输出式学习方法。其中,场景一以“说”的方式输出,教师用“提示”这一学习支架,引导学生“讲述”学习内容。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提高了运用语言讲述故事表达思想情感的能力。场景二是以“写脚本、教同学、做音频”等方式综合性输出。学生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理解这篇课

文的学习目标,梳理故事脉络,并通过语调和情感,在讲解知识的同时,引导“理解能力一般”的同桌感受英雄人物的形象和品格。这样,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思维的发展和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一系列语文素养,都在这一输出式学习任务的执行和完成中得到了培养。

通过案例可知,输出式学习是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输出任务为驱动,以促进学生知识转化、问题解决为目标,以输出质量作为评价证据的学习方式。新课改中涌现的问题解决式学习、任务式学习以及项目式学习,是输出式学习的生动实践。虽然“师讲一生受”的输入式学习有助于知识的系统接受,且是整个学习过程不可缺失的方式,但相对而言,输出式学习更有利于学生能力的提升和素养的发展。

## 二、输出式学习的价值

托尼·瓦格纳的《用心学习》指出,不是我们学到了什么,而是我们使用了什么才构成我们的能力。核心素养作为学生在学科学习中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它的形成和发展固然离不开“学到了什么”的“输入”环节,但最终还是通过“使用了什么”这一“输出”环节实现的。具体地说——

1.输出式学习更能调动学生主动高效学习。学习金字塔理论告诉我们:不同的学习方式对学习内容的留存率影响很大。其中,“听讲”“阅读”“视听”“看演示”“被动学习”,留存率分别为5%、10%、20%、30%。“小组讨论”“实践演练”“教授他人和应用”为主动学习,留存率分别为50%、70%、90%。这表明,输出式学习方式都具有“过程主动”和“结果高效”的特征。

2.输出式学习倒逼学生自主建构。

王红等的《论“输出为本”的教学范式》告诉我们,由传统的“先输入一再输出”转变为“输出前置”,可以显著提升输入的精度和深度。学生在完成输出式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必须先把教材的知识弄清楚,首先把解决的问题想明白,这一过程是思维不断清晰化、系统化的过程,也是倒逼“输入”“加工”走向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遇到盲点、难点、堵点或痛点,就能一下子意识到学习的短板在哪里,明白了自己必须下力气攻关的重点和方向。

3.输出式学习催生诊断式反馈行动。输入性学习中,教师经常问学生,这个问题懂了吗?学生常常说懂了。其实,学生对什么样的理解叫做“懂”并不清楚。输出式学习带给自己真实而清晰的学习体验,让他们对自己输入、加工和输出的质量有准确的判断与评价,进而明确需要学什么、补什么、纠正什么,“在没有射中的靶子上再射一箭。”

## 三、输出式学习的教学促进

1.设计输出性教学目标。引导学生输出式学习,需要在学习重点和难点的地方,设计输出性教学目标。设计注意以下三点:输出主体是学生;输出内容聚焦知识的迁移,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培养;输出成果要落实到学生外显可视的具体“行为”或“作品”,这样可避免许多老师把“教完”和“学会”混为一谈,避免许多学生把“知道”与“学会”混为一谈。

2.创设真实情境与任务,构筑输出式学习载体。

输出式学习要通过创设真实情境和任务这一载体,引导学生像学科专家一样研究和探索,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情境化学科任务设计需要从三方面入手:基于生活的真实性,凸显输

出的价值和意义;基于教材的典型性,诱导学生在输出中应用学科知识;基于学生的挑战性,激发学习兴趣,在“讨论、表达、展示”等输出过程中实现学生的深度学习。从学习任务之间的关系看,一节课的输出式学习任务不可能是单一的。要把知识迁移应用、问题解决能力培养作为“根本性”任务的同时,把提取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作为“基础性”任务,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表达和表现作为“拓展性”任务,实现输出式学习任务的一体化设计、进阶式推进。

3.增加说与做,创造输出式学习经历与空间。要限时讲授,让教于学。输出需要

时间,输出前的读书、思考同样需要时间。因此,教师要转变角色,把课堂变为学堂,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阅读、思考、讨论、展示,让学生有时间“做”出来,“说”出来和“写”出来;要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习的本质是复杂的意义炼制过程。要引导学生聚焦基本问题解决,自觉在感知、体验和反思中积累输出资源,在讨论、展示和实践中丰富输出机会;要理性设计提示。输出式学习具有挑战性,教师不能袖手旁观,要自觉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引导”“提供线索”“脚手架”,让学生不断增强输出意愿,不断提高输出能力,不断积累实践智慧。

4.把输出表现作为评价学习质量的证据。

评价好,大有益。斯坦尼斯拉斯·迪昂在《精准学习》中告诉我们:“必须试着回答问题,即使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犯错之后改正错误是学习的唯一途径。”对输出表现的评价,体现了“为学习评估”的理念,关系到输出式学习能否持续精进,不能轻视,更不能忽略。不妨引导学生遵循“四问四步”法:“明标准”对照答案,明确“应该是什么样子”;“找差距”对自己的答案,看清“差距在哪里”;“析原因”深入反思,导致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做改进”针对原因,从哪些方面进行改进。



科创小达人 余建平 摄

## 班级管理

# 教会孩子管理“数字足迹”

——一场“丑照”事件引发的讨论

成都市簇桥小学校 靳艳

周末傍晚,手机振动。点开一看,一位生气的妈妈发来一组截图和视频。我深吸一口气——班上男生小Z,在某群发了女生小M的“丑照”。照片里,小M穿着睡衣,头发有些散乱,显然是在家中放松状态下的自拍。11岁的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照片已经被发到好友群里了。

原来,两个孩子曾用电话手表加为好友,小Z能看到小M的朋友圈。后来两人闹矛盾,互删了好友,小Z把小M的照片发在共同的好友群里。小Z可能只是想“气一气”小M,但他不明白——在网络世界里,照片一旦发出,在数字海洋里难以撤回。按下“发送”键的小Z,还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

## 班会课 讨论“网络边界感”

那个周末,我反复翻看截图,反复思考:这次网络交往冲突,绝不仅仅是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每个参与者的盲区——小Z、小M、群里的孩子、愤怒的家长,还有我这个班主任。

周一班会课,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看清这件事的每个侧面。

我问孩子们:“小M在朋友圈发自己的生活照,有错吗?”大家摇头。“那问题出在哪里?”一个女孩举手说:“她可能没有设置好谁可以看到。”另一个补充:“加好友的时候,她不知道对方后会翻脸。”

我点点头。在网络世界里,孩子们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数字足迹”。哪些照片适合公开?哪些只适合给最信任的人看?加好友之前,是否足够了解对方?这些都是孩子们需要慢慢学习的功课。

我问小Z:“你当时发照片的时候,想过小M看到会怎样吗?”他低着头说:“没想那么多,就是生气。”我又问:“如果别人把你发的‘丑照’发到群里,你会怎么想?”他沉默了。”

“生气时除了发照片,还能做什么?”我问。他回答:“找朋友吐槽、跑步、找老师聊聊。”我说:“对啊,这些都按下去‘发送’键好。但更重要的是,人要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尊重他人隐私,是网络交往的底线。”小Z点了点头,眼神里有些不好意思,也有些懊悔。

我问全班同学:“如果你是这个群的成员,看到有人发了别人的丑照,你会怎么做?”教室里安静了一下,然后有孩子说:“我会让他删掉。”另一个说:“我会告诉群主,把照片撤掉。”还有一个说:“我会安慰那个被发照片的同学,然后报告老师。”

这一课,让孩子们明白了:网络交往不是一人的事,每个人的言行都会影响别人,每个人的沉默或行动,都在塑造一个群体的氛围。

## 家长

### 从“替孩子出气”到“教孩子应对”

放学时,一场冲突发生了。小M的妈妈在接孩子时大声指责小Z爸爸没管好孩子。两人在学校门口争执起来。小M的妈妈眼眶泛红:“我家孩子受了这么大委屈,你们就这样算了?”男孩子的爸爸也沉着脸:“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你们还想怎样?”

我理解女孩妈妈的愤怒——作为家长,看到自己孩子的照片被人随意传播,心疼和担忧难以抚平。何况在网络时代,负面信息的传播速度是指数级的,她害怕孩子受到伤害,害怕这件事为孩子的成长留下阴影。

家长是孩子网络行为的第一道防线,但也是最容易被情绪裹挟的一环。很多家长给孩子买了电话手表、平板电脑,却没有教孩子如何使用、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尊重他人。当问题发生时,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替孩子出气”,而不是“教孩子应对”。这不是家长的错,而是我们整个社会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成熟的“网络家庭教育”支持体系。

当晚,我在班级群发了一条长长的倡议:请所有家长在给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做好监督者和引路人。我特别强调,家长最有力的保护,是教会孩子如何在网络世界里保护自己、尊重他人。

## 班主任

### 要当家校协同“搭桥人”

作为班主任,我要做好“搭桥人”,不但要在小Z和小M之间搭一座理解的桥,在群体和个体之间搭一座责任的桥,还要在家长和孩子之间搭一座信任的桥,在家校之间搭一座协同的桥。

后来,我分别找两个孩子聊了聊。我教小M如何调整朋友圈的隐私设置,告诉她:分享美好没有错,但我们要学会给美好加一道“门”。她听得很认真,还主动问我:“老师,那我以后发照片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想想谁能看到?”小Z主动说:“老师,我现在发东西之前都会想一想,发了别人会不会难过。”

班上的氛围也在悄悄变化——有孩子开始主动提醒同学“这个表情包不合适”,也有人跑来告诉我“群里有个人发了不好的东西”,我不再是一个人在处理所有问题,孩子们也成了网络环境的守护者。对于家长,我也不再只是事发后沟通,而是定期在群里分享小案例。有妈妈分享了每晚检查手表聊天记录的习惯,有爸爸设定了使用时段,这些做法被大家借鉴,群里慢慢形成了互助的氛围。

如今,我们班有了“网络交往公约”。孩子们在群里发言前,会问自己3个问题:这个能发吗?这个该发吗?如果发的内容与我相关,我愿不愿意?在我看来,当孩子们主动思考这几个问题,心里有一把尊重他人的尺子,这次事件便已经变成了助推他们成长的机会。然而,教会孩子们在这条网络时代健康成长,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中学生化名)

## 观点

# 校长要当“首席领读者”

西充县教育和体育局 何春奎

2026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阅读从语文学科的“软任务”,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硬指标”。苏霍姆林斯基说:“一所好的学校就是一个爱读书的校长和爱读书的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读书。”学校是传授知识的殿堂,更是阅读素养培育的关键土壤。一位好校长,一定是学校的首席领读者,推动校园阅读从“活动”走向“常态”,从“任务”走向“生活方式”。

## 一、校长要做阅读理念的“领航员”

作为推动校园阅读的“首席”,校长首先要解决“为何读”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地宣布阅读是学校的“第一课程”,将阅读从课外活动提升到学校底色的高度,让师生认识到阅读是“校园的一种常态生活”。笔者所在地西充县,自古推崇“耕读传家”,文化底蕴深厚,全县学校将阅读作为办学治校的重中之重。比如,西充中学提出:“让阅读成为青春的终身提案。”张澜学校在寒暑假将中层以上干部集中共读教育经典,作为提升办学治校能力的重要一环,并持续开展“晨诵、午读、暮省”活动。

校长要善于构建共同愿景,比如,通过公开信、开学致辞、日常巡班,持续传递“爱读书、善思考的人是可敬的”这种理念,定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分享读书启发,促使校园阅读文化从“行政推动”到“价值认同”。

## 二、校长要做行为示范的“排头兵”

“首席”意味着榜样的力量,校长要带头阅读,成为校园里那个经常捧着书的人”,可以利用行政会议前10分钟“微分享”,在读书角等开放空间与师生“不期而遇”。“可见的阅读者”“可见的阅读行为”,比任何强制性要求都更具感染力、引领力。

校长的“阅读量”决定着学校的办学高度,首席领读者不一定是书读

得最多的,但应是敢于袒露思考过程,从“发号施令”到“躬身入局”。校长公开自己的年度阅读书单,通过多种形式分享阅读中的困惑与收获,做坦诚的思考者。比如,天宝初中党委书记张洪斌在该校“学习,干部成长的阶梯”系列干部培训活动中,带头分享《走向新时代的教育管理》等教育专著阅读心得,畅谈“读书是为了看见更大的世界”等本真思考。

## 三、校长要做机制构建的“设计师”

“首席”最重要的职能是“破壁”与“链接”,促使阅读从“零散活动”转化为“系统生态”。首先,保障阅读时间与空间,把阅读真正排进课程表,为可持续的阅读留出刚性时间,让阅读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日常的好习惯。比如,西充中学张澜图书馆坚持每天为师生开放;张澜学校将“晨诵、午读、暮省”融入每日作息,校园阅读节、班级图书漂流、阅读之星评比等活动贯穿全年;实验二小等学校结合校园文化建设,打造班级图书角、校园“书吧”、开放书架,把图书室的藏书“请”出来,让学生伸手就能摸到书,抬头就能看见文字,校园处处是书房,时时可阅读。

教师是连接校长与学生的关键一环,校长要建立教师读书会,并将其纳入教研体系,为教师阅读提供专业支撑,让阅读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标配”,在校长带头参与、教师全员跟进下,形成“校长领读、教师陪读、学生跟读”的生动局面。在校园阅读实践中,张澜学校定期组织教师读书会,开展“浸润润袖书香·不负青春韶华”等主题读书活动,让教师先读起来、读进去;实验一小将教育专著阅读融入“青蓝工程”,青年教师在导师指导下开展主题阅读,点亮共读共研的教育温度。

完善阅读评价机制,学校要建立“读书越多越好,越广泛越好”的激励机制,通过读书分享会、故事演讲、经

典诵读、读书笔记展评等活动,保护学生纯真的阅读兴趣。建设路小学在“书香西充,阅读筑梦”活动中,通过“千人童谣”诵读、课本剧展演、手抄报展示等形式,让阅读成果看得见、让阅读兴趣可持续。

## 四、校长要做资源整合的“链接者”

校长应是家校共读的“黏合剂”,通过建立“学校年度书单”、组织家长读书会等方式,促使家长从“购买者”变为“领读者”,推动阅读从“封闭校园”到“全民联动”,形成教育合力。惜字塔小学将亲子共读纳入校本课程建设,常态开展“惜春、悯夏、怡秋、悦冬”亲子晚读活动。东风路幼儿园在阅读月里开展家长参与的“21天养成阅读好习惯”小书虫阅读打卡、“亲子绘本制作”“共读一本书”等活动,吸引全园幼儿、教师及家长积极参与,营造了“全国参与、亲子共读、师生同阅”的良好氛围。

阅读不能囿于校园内,校长应主动打破围墙,邀请作家、学者、阅读达人进校园,开展阅读对话,开启深度阅读的“金钥匙”。在天府书展期间,张澜学校邀请植物学博士史军进校,开展“植物学能带给我们什么”主题演讲。天宝初中积极对接爱心乡友,争取近20万元建成“雨声亭”,集阅读、休闲、交流于一体,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多扶镇小学开展的“点亮阅读微心愿”活动,通过征集学生阅读心愿、引导社会爱心人士认领,让161个阅读微心愿全部实现。这些实践充分说明,当校长成为社会资源的“链接者”,阅读就不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的“协奏曲”。

校园阅读是一种细水长流的“养成”,它体现了师生共读、全员阅读、全科阅读的理念。作为“首席”的领读者,校长应做到:手不释“卷”,目中有“人”,胸怀“课程”,肩扛“文化”,把校园建设成为一方“处处可读、人人爱读、时时可读”的精神沃土。